

Peter Singer，效益主義哲學家、普林斯頓大學生物倫理學教授，於2005年被《時代周刊》選為世上一百位最重要人物之一，最近他應香港大學之邀為每年一次的Second Century Lecture Series到港作公開講課。效益主義哲學着重人類行為的結果：能否為全人類謀求最大的幸福以及最大的快樂價值。所以在Peter Singer面前，任何使人血脈賁張的道德使命不過如煙霧虛幻；不談情感理想，他談效用、理性、證據，所以對某些人來說，他可是聖人也可以是納粹。例如，Peter Singer認為，母親選擇放棄腹中殘障的胎兒倫理上是無問題的。

「人類生命的價值在於其享受生命的能力。但是嚴重殘障的胎兒和幼兒並沒有。而且假如母親決定終止懷孕，再重新預備下一次懷孕，那這次的生命機會可給予另一個孩子。」Peter Singer說。而回溯四十年前，他在《動物解放》提

出「物種主義」(speciesism)，指出人類無視其他動物痛苦的行為，就如歐洲白人四出殖民甚至建立奴隸制度一樣霸道無理。於是Peter Singer提倡人們採取兩種方式改善動物處境：素食以及反對動物實驗，因為他認為這兩種方式最具效益，皆能有效減少數百萬甚至數千萬隻動物因食物工業和動物實驗而受苦及喪生。Peter Singer的論說帶來爭議不斷，但無疑他的論說的確對人類許多習以為常的慣性習慣提出強力的挑戰。

最具效益的利他主義

Peter Singer早在1971年發表一篇文章*Famine, Affluence and Morality*，指出人類對貧窮國家的人民的苦況視而不見是不符合倫理的。「不論我幫忙的是一個住在十碼以外的鄰居兒子、或一個我不認識的孟加拉人，在道德倫理上其實是

無分別的。」他在文中這樣寫道，並強調調活在富有國家的人對地球上遙遠的不幸人民需負上倫理責任。而Peter Singer不只是個理論學家，他也把自己的言論付諸實行，他每月也捐出自己三分之一的薪金給慈善機構、亦成立了組織The Life You Can Save，陳列各慈善機構的資料，讓捐款者在捐款前能先作考慮比較。新書*The Most Good You Can Do*便說明了這種希望達到最大效益的利他主義——effective altruism：「當大家參與慈善時，很多時只會因個人因素而作出選擇。但是就如我們作投資決定前先理解該公司的背景及發展潛力，作出捐款前也應先慎重考慮該慈善機構是否值得捐助。」除了考慮該慈善機構的實幹能力及效率，這種利他主義者亦會優先捐款給幫助世界急切困難的機構——如以減貧、救助病人、改善動物苦況為目的的慈善機構。

而最近Peter Singer就在New York Times發表另一篇引起爭議的文章——他請大家不要捐錢給文化藝術機構。他認為，因為與其捐十萬美元讓某藝術館得以興建新翼，不如捐給幫助治療眼疾的組織，讓許多貧窮國家的人能恢復視力。

賺大錢為了捐更多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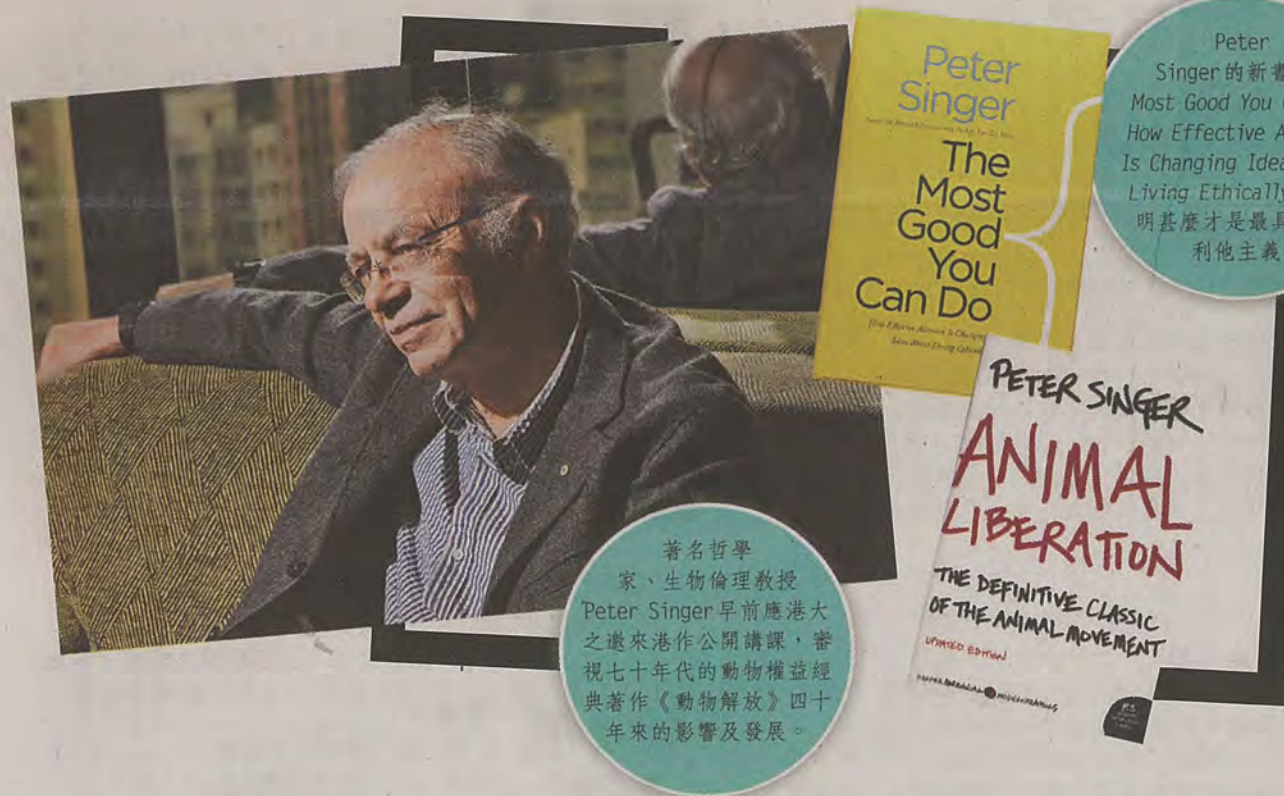
Peter Singer在這本新書引述了許多例子，講述人們可怎樣以身體力行實現利他主義。「我在書中所引的其中一個例子是一個住在香港的美國人，為了能捐更多錢，他以前在華爾街工作。他捐出他一半的收入給慈善組織，一共足足有六位數字。」Peter Singer說。或許這種賺大錢就是為了捐更多錢的例子看似天方夜譚；但Peter Singer說現在Effective Altruism是一股正在擴大的浪潮，愈來愈多人加入此行列。但若金融行業或跨國大企業本來就建基於剝削他者的基綫，那賺取這樣的不義之財、再用於弱勢身上，說得通嗎？Peter Singer提出有趣甚至有人或視之為犬儒的看法：「有些人常常批評跨國大企業在貧窮國家付工人的工資偏低，剝削工人，但是工人需要這些工作呀！你覺得如果他們失業，會比有工作更好嗎？」他又指，若果你所工作的企業所作的損害部分人的利益，那你應該設法阻止：「但是，就算你辭職，其他人一樣會補上你的位置，那情況可能會更差，因為他打這份工並不是基於倫理道德上的考慮。」

〈動物解放〉談動物利益

Peter Singer是次在港大的公開講課題目是「道德和動物，《動物解放》四十年後」，回顧他在七十年代所提出的動物倫理觀點。動物權益分子不時會把他和另一動物權益先鋒Tom Reagan比較——Tom Reagan提出人類及動物皆具與生俱來的權利，所以人類不能因一己之利而奪去後者的生存權利；而Peter Singer的着眼點在於動物的利益——所

有生物皆能感受痛苦，所以人類應該消除其他生物的痛苦。「對我來說，『權利』是一個神秘的觀念，難以以實證或經驗去證明。所以我認為從動物的需要和利益出發，是更明顯和實在的辯證方式。」Peter Singer說。而且，當大部分人只着眼於可愛貓狗的領養廣告時，Peter Singer認為食用動物及實驗動物才是最應受關注的兩類動物。他也曾親身多次明查暗訪禽畜的養殖場，親眼見到數千隻雞、豬、牛被困在一個小得難以轉身的隔間，就此終身。「人們要明白，動物不只得可愛的貓狗，豬、牛、雞等等也一樣感受到痛苦，也一樣是一個個體。」Peter Singer說。所以對他來說，成為素食者以及反抗動物實驗，在動物權益上，比起餵飼流浪貓狗帶來更大效益。四十年過去，Peter也喜見素食數字的上升，但同一時間，過去數十年經歷劇變的中國的肉食量幾乎是直線上升，對此Peter不無憂慮。「長遠的看，我相信人類跟動物間的關係一定會有轉變。但短期來說，改變的進度十分緩慢。」他說。

世界的運作在效益主義者眼中好像是一條方程式，這裏加一點、那裏減一點，只要作出恰當計算為配以合適行為，就能為人類帶來最大的快樂。於是批評者批評效益主義者無視人類難以理清歸納的部分。再者，倘若貧窮苦難很大程度由比個人龐大得多的社會制度所造成，捐錢給慈善組織可幫到幾多呢？但Peter Singer這樣反問：「但是你憑個人能力去推倒一個不公平的制度，又有多大可能呢？」朋友剛告訴我，她成為素食者的原因是因為她從中感受到個人的改變力量——透過改變個人飲食習慣，她改變了消費鏈的運作，切切實實的減少了部分動物的犧牲。在此虛大空的年代，在理想與理論陳屍荒野的社會，Peter Singer的哲學反璞歸真、回到個人，實實在在的告訴我們最簡單直接去改變世界的二三事。



Peter Singer的新書*The Most Good You Can Do: How Effective Altruism Is Changing Ideas About Living Ethically* 講述開明甚麼才是最具效益的利他主義。

著名哲學家、生物倫理教授Peter Singer早前應港大之邀來港作公開講課，審視七十年代的動物權益經典著作《動物解放》四十年來的影響及發展。